

权力的见证

尼克松顾问自白

〔美〕约翰·埃利希曼 著

新华出版社

权力的见证

——尼克松顾问自白

〔美〕 约翰·埃利希曼 著

柳蓉 张敬雷 胡修亚 卢蕙兰 译

张敬雷 校

新华出版社

权力的见证

——尼克松顾问自白

[美]约翰·埃利希曼 著

柳蓉 张敬雷 胡修亚 卢蕙兰 译

张敬雷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17,000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册

统一书号：3203·065 定价：2.60元

译者的话

《权力的见证》的作者约翰·埃利希曼，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内事务助理。他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区律师，一九五九年开始投靠尼克松门下，在此后十年的历届美国大选中，一直为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奔波效劳，深得尼克松的信任。尼克松赢得一九六八年的大选当上总统之后，他参与了白宫权力的交接工作，与尼克松一起进入白宫，先任尼克松的法律顾问，后升任尼克松的国内事务首席顾问，主管白宫国内事务委员会，与霍尔德曼、基辛格等人一起，成为白宫和美国政界中权势煊赫的核心决策人物之一。后因发生精神病专家菲尔丁办公室的闯入事件和民主党总部水门闯入事件，美国统治集团和共和、民主两党之间为此互相倾轧、激烈争夺，埃利希曼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成为替罪羊，于一九七三年被判入狱。尼克松也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下台。

《权力的见证》可以说是一部尼克松政治生涯的兴衰史。

埃利希曼在书中描述了尼克松从开始决定参加竞选、接连遭到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大选的挫折失败、到一九六八年终于赢得大选胜利登上总统宝座，又从权势鼎盛时期逐渐走向衰弱、到最后垮台的整个过程。埃利希曼作为尼克松的亲信之一，正是这部兴衰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埃利希曼无疑是美国政界的知情人。在效忠尼克松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发生在尼克松身边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各种各样的政界上层人物。他在本书中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详尽地描述了美国竞选的情况；尼克松及其政府处理国内外问题的情况；尼克松同副总统、联邦调查局局长、联邦储备系统、内阁、国会之间的矛盾；白宫工作人员之间的权力之争；南部财团和东部财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尼克松及其白宫高级官员操纵和利用新闻界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情况；政界和军界的倾轧；尼克松同家人之间的矛盾等等。

当然，埃利希曼在叙述这些重大事件和与之有关的人物时，是有他自己既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的，但他在叙述中又不自觉地披露了美国政界和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内幕，在客观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政界的黑暗、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垄断集团之间的激烈争夺、联邦机构的重叠臃肿和官僚主义、所谓两党“自由选举”、“议会民主”和“新闻自由”的虚伪实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对认识美国社会的真相和研究美国的内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原著中原有《水门事件》和《再谈水门事件》两章，因其篇

幅冗长、描述烦琐而有参考价值的实质内容又不多，所以删去不译。

鉴于译者对美国问题了解的肤浅和限于文字水平，译文中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指正。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全书的内容，将原书名改为《权力的见证——尼克松顾问自白》。

一九八四年5月1日

序 言

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这几年中，我和理查德·尼克松之间的谈话，我作了记录的有一千零三次。记录稿有的只有一页，但大多数有二至十页。

对过去的那些非同寻常的事件，我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备忘录。

所有我保存的材料被政府封存达七年之久，其中绝大部分材料是根本不让我接触的。直到一九八〇年才允许我进入国家档案局，让我复印其中的一部分记录。这些记录都是在我被解雇后的第二天从我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取走的。

这不是一部历史书籍，它仅仅是我所知道的七十年代初期所发生的事件的回顾。如果其后的事态发展有助于说清事件的全貌，我偶尔也把后来的事态发展与七十年代初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作些详尽的叙述。

尼克松的谈话内容都摘自我的笔记本，如果有朝一日能

播放尼克松的这些谈话的录音带，那么可以看出，我虽然比不上那种逐字逐句作记录的记者，但我心里有数，我所写的实质性材料是正确的。

这本书主要是记述我在八到十年以前观察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我没有用“（我当时是这么看的），”那种带括号的句子来做注解。但是我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此是能够理解的。显然，我当时深信不疑的许多事情其实是不真实的。

我在一九五九年第一次见到理查德·尼克松时，以及此后十年时间里，他一直是总统候选人。这样一个人不同于普通的美国人，他的抱负要求他作出巨大的牺牲。作为总统候选人他是难得呆在家里的；他很少有机会跟家人团聚，也很少有时间去欣赏音乐、阅读小说或者在庭园里消遣。

凡总统候选人都是性格复杂的人，他们身上已经失去了生活中通常的欢乐、感情和经历，也许他们太专心于从事竞选活动了，以至于无暇顾及其他事务。

一旦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当选总统，我们就会发现那位住进白宫的人同我们其他人会有如此神奇的差异。我们没有认识到，他是一匹被乔装打扮好之后来参加一场特殊竞赛的牲畜，从而使他几乎把一切都抛之九霄云外。

从理查德·尼克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那把大椅子上就位的第二天起，他就是美国总统了。他不需要职业上的训练，因为在他就任副总统时，就知道白宫是如何运转的。而最为重要的是，他有一种方向性和目标性的直感，他知道应该把这个国家带向何处去。

当我和尼克松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他受到一连串事件和许多个人、集团所提出的要求的折磨和冲击。一九七三年五月，当我离开的时候，尼克松已经不是一九六九年的尼克松了，他已经成了另一个人。想一下那四年半的境况，就不会感到是一桩怪事了。但是许多著作依然以一成不变的调子来描绘尼克松和他的政府。这些著作只是孤立地抓住尼克松政府某个阶段的动向，并据此来论述它前前后后的表现。其实，任何一个总统的政府总是充满活力的，无论在其特性上还是在其追求的目标上，每天都在变化着。由于尼克松面对着一个抱敌视态度的国会，领导着一个进行（越南）战争的国家，又受到许多丑闻事件的冲击，因此，如果说一九七三年的情况跟一九六九年没有什么不同，就会把人引入歧途。

当我们沿着尼克松为我们确定的航道前进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对付一些变幻莫测的劲风，那就是战争、种族骚乱、经济不稳和各种政治问题。

同时，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是，要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尼克松的家人和他的一些密友，在他作为总统期间天天都在影响着他。尼克松的高级助手和内阁成员以及国会领导人也在不断地对他施加影响。本书的第二部分叙述了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同尼克松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些人的情况。

第三部分是关于国会、报纸、经济机构和其他机构以及在那些岁月里促使尼克松起变化的一些问题。

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叙述了我是如何卷入和如何退出这

一切事件的。当然我自己也不是毫无变化的，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记载了我的一些变化。

我对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否认，但与此同时，我并没有参与水门事件中某些强加于我的事，我感到有责任在承认的同时，也要作出否认。有些伤痕至今还刺痛着我，我不敢肯定我是真正客观的；但是，既然这是关于我个人的、印象性的记述，因此这些记述是否真正客观也许无关紧要了。

约翰·埃利希曼

一九八一年三月于圣菲

目 录

第一章	马戏团	1
第二章	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活动	17
第三章	一九六八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33
第四章	竞选活动	45
第五章	尼克松的家庭	57
第六章	白宫人员	81
第七章	内阁	98
第八章	约翰·米切尔和尼克松最高法院	135
第九章	副总统	176
第十章	胡佛	197
第十一章	兄弟	215
第十二章	国会	241
第十三章	国内事务	265
第十四章	经济政策	318

第十五章	新闻界.....	348
第十六章	尼克松、基辛格和外交事务.....	385
第十七章	政治家.....	428
第十八章	解雇.....	459
第十九章	听证会和审判.....	469
第二十章	回顾.....	479
第二十一章	新开端.....	500

第一章 马 戏 团

理查德·尼克松很少在乘电梯时和人说话，但是他和我的第一次谈话恰恰是在密尔沃基市的一家旅馆的电梯里。其实当时他也并不想说话，只同我敷衍了几句。我是新来的他的先遣人员之一，由霍尔德曼招来为尼克松一九六〇年的竞选活动工作。他们两人都感到，尼克松应该对我讲点什么。因为你总不能把第一次参加竞选工作的新人，在还没有见到他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就打发他回家。当然也没有必要让他进入副总统的套间作一次亲密的小谈。但是确实有必要把他引见一下。这样我就被引见了。

一九五九年深秋，我正在纽约办事，我去拜访了住在康涅狄格郊区的霍尔德曼夫妇。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我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国后，作为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的同学，乔·鲍勃以及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珍妮和我一直是好朋友。

我们毕业后就都离开了洛杉矶，我进了斯坦福法律学院。我和珍妮第二年在里结婚后，我们和霍尔德曼夫妇又重聚了一次。当时他们已经搬到斯坦福和旧金山之间的一个叫作圣·马特奥的地方居住。鲍勃在那里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之后他又转到纽约。后来，霍尔德曼家的人口不断增加，他们又迁居到格林威治附近。

那年秋天，我和鲍勃在康涅狄格格见面时，他正在利用业余时间在一些总统初选州为理查德·尼克松做点工作。一天，我们共进午餐后，他说他要到新罕布什尔去一周，为尼克松在那个州的竞选活动作些准备工作。他干的工作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多年来，我一直是个对政治感兴趣的旁观者。我阅读报纸和杂志上关于两党代表大会和竞选情况的报道，参加过在西雅图市举行的候选人竞选集会。有一次，我还和一位是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朋友一起花两天时间，作了一次竞选旅行。我们到华盛顿的范库弗附近的克拉克县交易会上。在那里，他同选民们握手，我帮他拿衣服，散发竞选纪念扣子。这有竞争性，要冒点风险，但容易和人接近，也很有趣，我喜欢那种场面。

但是自从我在高中时竞选学生会主席——并大败于学校足球队队长手下——之后，我已无心竞选公职。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我发现幕后政治更有乐趣，而且我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当霍尔德曼问我是否愿意为尼克松早期的竞选工作效劳时，我是愿意干的。尼克松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我对他的

了解比起其他新闻读者来也多不了多少。那时和我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一起搞行政工作的一个名叫洛伊·冈特的颇为风雅的妇女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后来成了尼克松的秘书之一（三十六年之后，她仍在为他工作）。我向他最靠拢的地方仅此而已。我既不是一个他的有力支持者，甚至也不是一个活跃的共和党人。但是对他引起我怀疑是否值得为他当选而出力的那一方面问题，我是一无所知的。

此外，我有一种投身于新生涯的渴望。一九五九年我已经三十四岁了。二十五岁以前我曾经有过一段充满活力的经历。我十八岁参加了战争，在空军第八大队当领航员。我曾二十六次飞越欧洲上空执行任务。后来我又回到洛杉矶学校，担任学校的学生联谊会主席的助手。我在那个学校毕业以后几个月，受雇于老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他那豪华的贝弗利山庄别墅里给他的一个孙子当家庭教师。

在法律学院呆了三年之后，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们新出生的儿子一起搬到西雅图居住。一九五三年，我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商行，还要审理许多诉讼案，教育孩子，在星期日学校教课，没有辜负我叔父的期望。从各方面看，我都没有使家庭、教会和社会失望，这样，我也从这里得到极大的满足。

但与此同时，我处在班恩叔叔的保护之下。他是那种靠自己学习而白手起家的社团的领袖之一，这种社团领袖以其低贱的出身而上升为有钱有势的人的经历，会引起所有听到的人的赞扬。通过班恩叔叔，我开始了解这个城市的普通人

和活动家，他们中有埃迪·卡森，丹·埃文斯和吉姆·埃利斯等人*，这些人正在为一些大企业、大城市和州制定发展的计划。

我开始渴望参与这类事件的某些真正的行动。我的当事人不断增多，我也越来越忙。为了他们的利益，我常常白天黑夜甚至周末长时间地工作。我妥善地经办了他们的问题。我的收入也是可观的，但是对此我感到厌倦了。

我的父亲有一次对我讲到，有一个干了一辈子证券经纪人的朋友，每年总要抽出一段时间到林林兄弟马戏团去扮演小丑，然后再回来重操旧业，为他的顾客赚钱。

因此在康涅狄格的那个星期天，当鲍勃·霍尔德曼提议我到尼克松那个马戏团去干一段时，这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的妻子可不怎么高兴。她需要照顾一大群年幼的孩子，而且越来越感觉到那些当丈夫的都在闲着玩；我这么高兴更增加了她的怀疑。

在预选前几个月，我到芝加哥和密尔沃基作了一次旅行，去观看鲍勃·霍尔德曼倡议的一个芝加哥征募基金的会餐。在鲍勃的眼皮底下，我在牛奶城进行了我自己的第一次行动（我们把密尔沃基叫做牛奶城，因为那里古老的建筑物的颜色

* 丹·埃文斯当时任华盛顿州州长；埃利斯是一名律师和西雅图市市民领袖；卡森是联合航空公司的头头，在后来对我进行审讯时，他使我的律师和我有可能住在华盛顿的五月花旅馆里。——作者注

是乳白色的。当你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在那里停留时，你总会感到有必要，把当地一些趣闻搜集起来供候选人用于演说稿里）。

在那次旅行中，那所古老学校里的一位共和党头头文森特·默库里奥使我了解了当地政治的现状。每个候选人的活动日程总是这个候选人和地方发起组织之间利益冲突作出调和的产物。一个精明的先遣人员一方面要不让他的候选人在一些无助于他竞选的地方事件上花费时间和消耗精力，另一方面总是设法使当地人热情地工作。象默库里奥那样一位机敏的地方领袖总是利用候选人来激起他的组织里的热情，并尽量不欠下人情（他对我说，约翰，请注意，当副总统讲话之后，我希望他顺便到接待室停一下，向一些人打个招呼或者道声谢谢，——这对他大有好处）。

有一次，一名地方头头由于先遣人员在竞选过程中转变态度而不支持候选人了。俄亥俄州是总统选举极其重要的一个州。曾当过该州一段时间州长的詹姆斯·罗兹对前来这个城镇的先遣人员的任何要求几乎都能给予满足。但是当候选人刚刚从飞机上下来后，罗兹就会紧紧地抓住他，使他按着罗兹所安排的日程行事，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一天清晨，罗兹把尼克松从俄亥俄州展览会会场拉出来到外面的草坪上，向等候在那里的一些农业记者颁发奖赏（“这对他以后和这些人打交道将会有极大的好处”）。

文斯·默库里奥的密尔沃基林肯午餐会进行得很好。在一个成功的外出活动之后回到旅馆，尼克松、霍尔德曼以及几